



才
說
補

五
六
文學
下中
方正
上

八
五

服部文庫
イ 17
2080
3





117
2080
3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文選

七占世說補卷之五

文學中

○ ○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爽字季

李去卓老

裁十

或尚書令祖緝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劭荀

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友皆一

時後傑蘇夕赴者幾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

哭之感動路人荀氏家傳曰或五子憚字長倩

虎賁中郎將憚弟侯字叔倩御史中丞侯弟

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說弟顯字景

倩顯弟粲晉陽秋曰荀顯博學洽奉倩獨好言

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

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然

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

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

李去此人聰明
精得四五分了

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

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

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

屈

○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

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

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

陽開封人有核練木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

縕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榮

此點世兌浦卷之五

二

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

袁氏世紀曰準

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耻下問惟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充州記曰準有雋才太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

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劉云謂為神筆固非謂為神語亦謬直不當作耳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

文章叙錄曰晏

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

王弼清言始

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

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

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撮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

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語林曰何平叔以為聖人無喜怒哀

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

世說新語林古世說不見

李云見識是荷
奉情一輩人

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
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
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
世以王理為得。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
晏。自然出
拔過之。

○傳嘏善言虛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

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傳子曰。嘏
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
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
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
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
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
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

格

釋頌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
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
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
父為尚書郎。

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

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
絕理。秦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

古世說有何子叔注
老子始成一則占○
此相似而語頗異則
此則疑據語林亦當
屬補

李去王弼胡說

合恐非本色

此言似為退一

王云弼明老莊

劉云看得又別

也

○
○
古世說不見
疑補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
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
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眾人曰此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輅別傳曰輅

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翼瑯琊
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翼之雋請與
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
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
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
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飲盡問子
春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
吾自與鄉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

李云初會復生
色

聖入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
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邪於
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歎不已史記
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武帝
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
為天子遊獵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
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
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
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

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
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
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
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爭勢不專以
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
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

古世說不見
疑補
相干

古世說不見

五

子丹 爽父真字

主之心大逆也。搆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豈忠臣為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諱之子，為太鍾元常。魏志曰：絲字元常，潁川長子，文學椽。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太傅。王景興、袁曜卿，扶樂人，父滂，漢司徒。渙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為布所拘留。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眾入皆重載，渙取書數百卷而已。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矣。

之勅敵左右之深憂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

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

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

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惟王夷

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

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度敬之徒，皆希慕簡曠。

古士竟甫亦之五

世論 世論補卷之五
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閒。欲說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

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

中心若抽。

○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

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

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

字茂遠。瑯琊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 ○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鼠穴。擣螯。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

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

益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

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

劉云言其有疑。必未剖釋。不留。

世說補卷之五

以成疾

在子天下篇目不見指不至

劉云此時諸道

人乃未知此也

我輩禪也在達

磨前

王云此乃禪機

轉語

又云註名理甚

精

世說新語卷之五

無膏肓之疾

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隔也心下為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

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

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

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

客乃悟服

以下世說有樂詳約而旨達皆此類凡字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

人意

晉陽秋曰庾敬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

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嵇康聲無

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權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養生

養生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

非音聲之無常乎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

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言盡意

言盡意

歐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定於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而

劉云自是讀莊子法

笑本作哭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得相與為二言無不盡矣

所不入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

伯浩甥也甚愛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

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

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

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此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

皇下年傳同

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

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

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

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

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

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

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向秀別傳

李云向秀如此似負嵇公

曰秀字子期河内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
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
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
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
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
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
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
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
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
轉至黃門侍郎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
郎散騎常侍
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
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
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
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
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
周不灰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

隱辭誤

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
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著述惟好莊子聊應
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
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
不視聽之表有神之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
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
情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
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士
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
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
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
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
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
注最有清辭適音後秀義別本出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褚季野語孫安國

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

瀾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

云北人學問淵綜廣

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

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

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

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

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

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

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

中興書曰裕甚難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

翫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

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

道守養之法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劉云牖中窺日
外向光顯處視
月隙際透

古世說不見
疑補

笑一作美

○
古世說不見
疑補

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榮陽人夙以才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思別傳曰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阿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止初作蜀

浚

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臧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蕭索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卽疏之士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晉陽秋曰吳人為傖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楊鳥之儔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世說新語卷之五

○補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屬道元水經注曰今居鄉澤野負原夾郭多墳隴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補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窻間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

劉夫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須並傳於世而訥于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云泓擘蕭瑟乃不成語

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木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詠頌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慢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杞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華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思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

孚云孚別見泓擘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

神超形越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

北占士說清卷之五

一三

誄

治一作洽

選言簡章

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

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

多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

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

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

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

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

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繫帶守之。輪九攻之。而

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

至云此言戲劉
雖善攻不能當
已之墨守

古世說拭面下注
三載便是時流或
當貴其勝致故力
之揮汗
王評云此等政不必
著註似癡人燕說
夢字是孝標○
手段

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

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

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

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

述蚤孤。事親孝謹。筆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

有識所知。襲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

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

北帖士兌甫卷之五

劉益有所不可故爾形容不服善之態常有此
王云此言大粗且仲祖何肯談出桓下

立

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願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娶如生母狗馨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

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

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向臣北面父坐子位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屢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曰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比詰世說補卷之五

十五

謂劉云孫祖禮家多難問人胡不言

又云波利質多
天樹具香逆風
而聞今反之云
白旃檀非不香
豈能逆風言深
非不能難之正
不必難之也

王云林公意謂
波利質多天樹
緣能逆風聞香
白旃檀雖香非
天樹比焉能逆
風以天樹自許
而以白旃檀比
深公故深公不

當仍在上

層如劉解
不必難深公
當喜而印可
矣

劉云支理如此
有何高妙而稱
道甚至

內

擢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深公笑而不答林
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子
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鳴之上九萬尺鷃之
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
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以待然後逍遙
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
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鷖以營
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鷄以在近而笑遠有
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
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而不我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適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
餓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丞嘗於糗糧絕觴爵
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
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

七古世說補卷之五

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

載 皇 授

令人頭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象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鑿散朗，或棲或引，身雖可止，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故詳載焉。

補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癡何預盛德事邪？說文曰：癡，狂也。正韻曰：病也。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許椽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為法

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

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三法汰

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

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聲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

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

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

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

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晉書曰司空張華見太冲三都

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然君文未重於世宜

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

歎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

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嶧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十八

傳
故作
重思而時人故
乃尔孝標於是
無議矣
王云思三賦不
朽七女非此序
幾不傳時人傳
思故肆譏彈尔
士安一序何足
重思而時人故
乃尔孝標於是
無議矣

劉淵林衛伯與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

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

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

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

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眾坐廣談虞不

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互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

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感嗟歎之時王

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

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派流風而獨寫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備德矣授體於

虞者志尼父之勸游似實動而非假豈一物之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邈流風而

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酒同侍溫坐溫

令酒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

所誦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

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

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支道林造卽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

○○

七古七元補卷之五

十一

摩

劉云元未定維
林語也

王云詳林公意
豈以聲聞緣竟
總之為一乘理
邪

批黑世說補卷之五
色而空。故曰色即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
為空。色復異空。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
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
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
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
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
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一
日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
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
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
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
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
通脩萬善。功不為已。志存
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
文字志曰。脩字敬

古世說注中長史下
有修明秀有美稱
善隸行書游曰流
英清舉十五字

林

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起家著作
佐郎。瑯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
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許大不
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
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
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
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二

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庾子嵩作意賦成

晉陽秋曰敬永康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敬見王室多難知

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

從子文康也見問曰若有意邪

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意無意之間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中興書曰謝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

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

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

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

據娶太康王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也林道人往就語將

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

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適居會稽晉哀

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適逢辭丘壑高步大邑王長史宿構精理

北古士竟南天

二一

劉云此何足載

李云庾公聰明

王云此亦可入賢媛

劉孟且無此等
亦極其用流

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
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般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

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圆者一時絕歎以為

名通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鬼然而自
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殷謝諸人共集謝安謝因問般眼往屬萬形萬

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
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
而見也謝有問
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般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

而夢矢穢般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

此皆世兌甫承之云

二二

王云榜嚴經中具
明向答但以
鏡答自明珠
勝此論

一作眼獨日

名言

名通。炭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為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注維摩

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疑般若波羅

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

六馬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

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

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

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

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

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峭謂

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君其慎焉

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峭函帝王之宅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

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與共語

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

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

此點世兌補卷之五

二十三

二曰毗黎當作尸羅四曰尸羅當作毗黎

蜀

王云此慶非舊
川即非孝標矣

無曾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眾本皆然唯
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
論持不近人情猶
疑斯文為謬也

見古世說

補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
好李而有理思也

見古世說

補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
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邪東方朔
傳曰孝

劉云不合言是
王云按易理精
微廣大清此非
易不可執此言
易又不可遠公
所以笑而不答

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
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
除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地者故鐘
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
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應

袁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
問英對曰蜀嶺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鳥非
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
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文學下

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文學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安

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

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

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

劉云浩長於談融長於筆也

劉云兩語得反覆之妙

王云以上玄理論文學之詳古世評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晉

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

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片温觀觀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劉云不常即非帝

又云與姦雄語至狂疾

功也。下之。推。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况軒。數州之眾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

誄。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退。舉孝廉。試策高第。為劉惔所舉。補大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退答曰。故

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

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

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

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

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

逸絕當時。五十四卒。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

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此佔世說新語卷之六

三

工

至云鼓吹二字殊正不得以羽翼解

劉云疑温嶠庾亮俱曾為揚州

又云欲避庾公名故并更旁韻也

又云侮悞之備作

又云王恭為司馬道子所害桓玄復殺道子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喪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

克殷仲堪殺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于時始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

雪五處俱賀五版竝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即答

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襍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

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

詩聲甚有情致所謂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

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

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

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

微服汎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

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

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

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

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

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

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

老黑十言不...

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羊孚作雪贊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

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

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

劉云來造理所
此評屬後則

王去此等論在
今世未免撫掌
當時所謂名理
乃亦文章一大
厄也

儀一作議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髣髴。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

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

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

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士之君歟曰非也漁人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木藻奇拔衆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

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清既自難干加

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

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何足王方
千萬

卷

賦甚有才情

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

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

中興書曰

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則出處同歸時以孫義為得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

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廠孝廉父霸少府卿

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

中興書曰曹毗字輔

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裁為負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難

王云此語勸解

似謂我亦莫作
相好看然不能
看一
作者為卿名也

文

版綉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非無交

采酷無裁製

桓宣武北征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

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

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殷仲文天才宏瞻

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

而讀書

不甚廣傅亮嘆曰

亮別見

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丘淵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眺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劉云謂大須利口也

王云此語最深雅辭言表有此才而官不利徒

何益于事
舌間得利而已
又云自古文人

又云自古文人

王云按傅字託為博以就上文

北帖廿七卷補卷之六

今改正為傳

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清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補

宋文帝嘗問慧觀。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

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詔稟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佛教脩入。有頓悟漸脩二宗。答云。有生公。高僧傳曰。竺道生。高僧傳曰。竺道生。高僧傳曰。竺道生。

神。值竺法汰。遂改俗皈依。雋思奇拔。弟子道猷。

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聞與經同。因註勝鬘。以

遺訓。即救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

敬一作歌

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

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嘆曰。夫象以盡

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

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因語

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

明師匠。無忝徽音。

○補

何子季與周彥倫。周顒別見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南

史。何胤。字子季。廬江濬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鑠。宋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

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勰。受易。及禮記。毛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北帖世說補卷之六

世言不...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獻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

為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

馬並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齊書

不就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

字白澤世祖長子也

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按淨名疏界內八難

塗也盲聾啞啞世智辨聽佛前佛後北俱盧洲

人道也無想天或指長壽天天上也為凡夫生

事八難界外八難曰有餘中三十心為三惡道

住無我法名為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有

初地十種六相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

辨聽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為二乘住理八難

其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

妻何肉南史曰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鮑之就脯於屈伸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

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混池之奇獲殼外緘非

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克庖厨永為口實竟陵

王見屹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

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

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

往一來生或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

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

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恐騶虞雖饑非自歎

補何尚之為丹陽尹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

聰根

驟

此帖世說補卷之六

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

王宋書曰王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父謚司徒

球素簡貴不交遊江夏王義恭嘗謂何尚之

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

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索也

官至太子詹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大夫尚書僕射西河字夏所居

○補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

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

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為

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

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

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中理參軍正色曰今

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

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然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

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為伯父捨所養十

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弘直字

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王記室參軍

○補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李百藥齊書曰邢

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

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

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

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二。嘗謂誤書思之更。
十。各勅衣冠。官至國子祭酒。齊書曰。劭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
是一適。思誤書。何由便得。劭答曰。若思不能得。
便不勞。讀書。

○補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

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為中書

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
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
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已詩與謝康樂優
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
鋪錦列繡。亦雕績满眼。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
如芙蓉出水。顏如鑿彩
鏤金。顏終
身病之。

○補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

南史曰。超宗。謝鳳子。靈運
之孫也。隨父徙嶺南。元嘉

末得還。歷官至義興太守。後以事賜盡。為新安王子鸞常侍。宋書
曰。始
平孝敬王子鸞。孝武弟
八子也。改封新安王。時王母殷淑妃卒。宋書
曰。淑
妃卒。上痛愛不已。
擬漢武李夫人賦。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

超宗殊有鳳毛

○補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

南齊書
曰。儉字

仲寶。琅邪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
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為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王答曰。謝朓得父
膏腴。南史曰。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
能屬文。莊遊上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

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仕江淹有意。劉璠梁典。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禱。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補

何參軍。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剡人。父敬山詩。沈約太相稱賞。自以為弗逮。仕至湘東王錄事參軍。與族弟水部。梁書。遜。字仲言。東海剡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劉官至尚書水部郎。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卒於

國山。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

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補

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融賦奇句曰。窮區沒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無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惜全篇脫落不可讀。

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寔超玄虛。王

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傳亮文章。但恨不

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搆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李詩至六朝
非但無作者亦
乏識者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
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
虛士

○補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
宣傳

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
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
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
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
祭酒孔穎達劉昫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
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
筆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
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
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

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語錄曰佛說我得無
諍三昧人中最為第

一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

道不通圓覺經註曰外道者着諸
見等以邪智惑人令疑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

等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為通曰以

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

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補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
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頌賈曾韓

休許景先孫逖典詔誥為代言最杜道當國表
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

博

問

○補

嘗稱陳希烈苗晉高仲舒善知古事劉昫唐書曰高獻字
 卿之才後皆大顯仲舒雍州萬年人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
 授中書舍人宋璟蘇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
 類每詢訪故事焉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重之開元中
 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崇別見

元微之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
 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一入應制舉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種為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
 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與劉夢得唐
 多誦稹歌詞宮中號為元才子與劉夢得書
 曰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淑世以儒學
 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近體文章復多才
 麗為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唐詩
 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紀事

擢

作
諷
諭

恃

曰韋楚老長慶在白傳第唐書曰白居易字樂
 進士終于拾遺尚書建之仍孫祖錕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
 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并甲科授校書郎
 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
 歌詩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宗
 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各賦金陵懷古
 理渴聞讜言召入翰林為學士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
 餘鱗爪何用邪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
 取石來鰓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
 領下若能得珠者遭其腫也如使驪龍寤子尚
 奚徵之於是罷唱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
 有哉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
 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
 依舊枕清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
 七占士說甫卷之六

補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

宋史曰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

奎守蜀還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其學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

提舉太乙在許下與韓持國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

獻公億之子以蔭補兄弟

宋史論曰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

適於同維適於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

李鷹師友談記

曰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寔見訪寔持國少傅之婿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人吾已癯

未

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且曾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去因攝衣而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惟五更起勾當自家事諸子曰家

事辛豐何用早起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為死時將去者計也

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救之當以何術子

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

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

曇亦須斂衽釋家譜曰淨飯遠祖捨國修况學

之者耶張太史明道襟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

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六

十五

○補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廣武中。有黃龍見于山。因以名。山谷詮釋再三

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

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

谷乃服。羅湖野錄曰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

○補宋次道家多書。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隨州平棘人。父綬。參知政事。家藏

書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劉道原就借觀

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

也。悉撤去。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劉恕字

道原。筠州人。父負。穎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重意義。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

方正上

補陳尚書。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見

王莽。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

帝時為御史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何

武甚敬重焉。薦為諫大夫。董賢貴幸。上書切諫

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喟然歎曰吾可以

逝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陳成。竊竊萬年子。咸。以憂卒於成帝時。年大不相當。今按事出後漢陳寵傳。

方正

此帖世說補卷之六

廿六

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

祖道祭也

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

○補

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

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

為大人

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補

馬伏波嘗有疾

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

聖名言

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孔子嚴教並喜譏議而通夾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

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梁松來候之獨

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婿貴重奈何不為禮

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

後漢書曰梁松

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彊豪

范曄後漢書曰王

封人哀平間任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為太子少

傳 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

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李云胡做了

資

補

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

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補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

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

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

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補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關問所苦，周

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穉都，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

朝廷嘉其清廉。

○補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

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

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補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

交。

此點世說補卷之六

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
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
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
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
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
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
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
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
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
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
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
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夏侯玄既被桎梏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也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

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揚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時鍾毓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為廷尉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絲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
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
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耶卿
便為吾作疏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此點世說補卷之六

十九

知云其狎之未必以故非內交
履疑理字
世治作治

夜為作辭，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士，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禱。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禱者也。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

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

世點世說補卷之六

劉云語甚感動
節不皆是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

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

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司馬別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

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王云世語簡而盡前後相應叙事工荷見矣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非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誨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文文帝孫東海定

王霖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風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彥文一作彥士

○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克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眾欲還。太子舍人成濟問克曰：事急矣。當云何。克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却。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克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克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於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時暴兩雷。雷海異。

曰泰字玄伯司

空羣之子也

何以靜之。泰云：惟殺賈克以謝。

天下。晉諸公贊曰：克字公閭。襄陵人。父達。魏豫州刺史。克起家為尚書。遷廷尉。晉受禪。封

魯郡公。

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

王云千載靈臺羣有漸德

其下。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勗

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

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

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克。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間不可得殺也。卿更

王云合數說以實玄伯之正

思餘計。秦厲聲曰：意惟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秦勸大將軍誅賈克。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秦曰：豈可使秦復發後言，遂嘔血歿。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瑯琊人，司右將軍。大司馬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王妃，靚之姊也。

咸感

補

帝後因靚在姑，問往就見焉，執述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使蕩陰之役，談者感曰：觀紹給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

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能重器耳。丞相亡，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成於國難。為丞相參軍，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在宗預之右。

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歿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

此點世說補卷之六

人爲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直。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曰。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階。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勗共往言。及嶠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道和嶠荀勗往

王云荀顛菜
可保
按

觀察之。既見。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

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

中書。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

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

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力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

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而荀勗爲監。嶠意彊抗。專

此點世說補卷之六 二十四

與
王云此故是長
與夕正嘉之紀
不得云強抗

按魏明帝時
中書監劉放
孫資見信於

車而坐乃使監令
異車自此始也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

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

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

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

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魏德王

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武子曰

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

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漢書曰淮南厲

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歿民作歌曰一

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贊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衣一斗米他

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

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

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

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

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

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

遂為長沙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

王所誅葛旗齊王官屬名曰旗字虛旗齊王從事甲郎

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

與董艾等專執董艾等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

威權問敗見誅

比點世兌浦卷之六 二十五

劉云直自其
矮耳不足言勝

共

王云中散兒故
自不凡

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共
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
論時宜。旗等白。罔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
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罔曰。今日共為歡。卿
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
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般若經別名有小品經三藏法數曰以卷帙多故名大品般若以卷帙少故名小品
般若

